

近代十方名人牘

近代十大名人尺牘

曾滌生

樊樊山

康南海

林畏廬

俞曲園

吳摯甫

王益吾

章太炎

王壬秋

梁任公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版權
所有

版再月三年五廿

點 標 式 新 合

近代十大名尺牘

册二 卷二 津

角四元二恒定

初 復 龔
銘 何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標校出發行
點閱版行
者者者者

新式標點各種文書

鋼版四書集註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四角
分類古文辭類纂	洋裝六冊	定價四元八角
註解古文辭類纂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韻定盒全集	洋裝四冊	定價五元
飲冰室全集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
明清八大家文選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白話東萊博議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王充論衡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陸宣公奏議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史記精華錄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文史通議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陶庵夢憶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四角
中國創作小說選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四角
世界文學讀本	洋裝四冊	定價六元
女界文學讀本	洋裝四冊	定價六元
袁中郎全集	洋裝六冊	定價六元
蘇曼殊全集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
言文對照雪鴻軒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二角
秋水軒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小倉山房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錄

與繆筱珊三首

復蕭敬甫

與某君

復錢晉甫觀察

復日本宗方北平

復周榕湖

復楊世兄彥深

復某君

與曾襲侯

與翁叔平前輩

致左侯相

致劉岷莊制軍

與吳筱軒軍門

與陳子元觀察

復畢永年

致陳右銘中丞

王益晉尺牘 目錄

與但方伯

與蔡伯浩觀察三首

與俞中丞

與瞿堯若教諭

致張冶秋尚書

復黃性田令

復岑中丞

王益吾尺牘

與繆筱珊三首

屬校姚氏皇朝賜號攷序例，窮一夜之力，閱畢奉繳。計塗乙改正八十餘字，未遑句讀也。僕意賜號與封號異，此書既以賜號攷立名，封號不宜攙入。若國初顯祖子穆爾哈齊，賜號誠毅巴雅喇，賜號篤義，皆於卒後追封貝勒。太祖子褚英，賜號洪巴圖魯，旋封貝勒，後又以功賜號廣略，爵自爵，號自號，不相屬也。慧哲禮鄭諸王，此是封爵，何與賜號？序中引之，竊所未喻。又書中既及外藩，則土司賜號如綽斯甲布土婦之賞，貞義名號，三雜谷土婦之賞，恭順等名號者，亦當並列，以昭我朝大一統無外之規，更爲周密。序例文頗冗雜，如蒙古各旗汗王名號，既云本文內無賜號字樣，概不編入，即可數語括之，稱引連篇，令人閱之生厭。卽軍機處一語，細字駢注，至數百言，與本書何涉？意在騁博，而窮大失居矣。

又

尊藏書錄解題鈔本，校畢奉上。各卷次第分合，與大典本不符。而卷數或有或無，類書雜藝音樂神仙釋氏兵書歷象醫書卜筮，應在于而入集，蓋鈔書者任意糅亂，非原本誤也。與大典本互勘字句，頗多殊異，增省之處，雜藝類唐朝名畫錄一卷，本別爲一條，大典本據通攷錄入，合之於畫斷，賴此本猶見原書面目。音樂類亦有數條爲大典本所無，惜經史全缺。子部少陰陽家一類，然張氏讀書志所藏不及此本之多，已云希有，則此本之可貴，當何如耶？僕慮籤黏易脫，校注上方，又以文繁眼眊，既無別本，攙雜其間，意趨簡略，不復出大典本三字。史席餘閒，

請自增之。

王益吾尺牘

又

尊藏讀書志舊鈔本，校畢奉上。經史類與汪刻本互異者，大略與汪氏所據之原本相符。子集以下，又與瞿鈔本合。別集類，闕張晦之集。至李公擇廬山奏議一百八條，亦同原本。雜家類失第一葉，仍依原鈔闕之，不攙入他本。可謂慎矣。宋代廟諱，上多空格。桓字有三處缺末筆，知所從摹鈔，係最初精本。其不能一律，當是書人謬誤。然賴此猶想見當日晁氏原書面目。其中或稱宋朝，或稱皇朝，或單稱宋。蓋初成書時，體例未盡畫一，不足怪也。華亭王氏，依通攷及袁本，用朱筆改定，且有無所依據，以己意點竄者，殊可不必。想高明亦不謂然。前日枉過，緣病失迎。數日不出門，遂將此書校畢，病亦愈矣。足見無謂應酬，荒廢學業不少也。

與蕭敬甫書

拜誦覆書，過蒙獎飾，慚感交集。願到尊藏各家文集八種，均驗收。僕見在所輯古文辭，專就乾嘉以來諸人採錄，遙接惜抱之傳。從前佳文，未入類纂者甚多，今若一律選登，似於續例不合。且各家文章，果有真精神面目，自然不可泯滅。當聽其別行，不必以是集概之。況惜抱所遺而我收之，隱然有與先輩競名之意，非末學後進所敢出也。惜抱同時如梅崖絮非諸君，尚可錄入。梅崖號早然，時代尙相接近。蓋塢惜抱所從受業者，亦當併登。陽湖諸公，若惲子居輩，體稍未醖，要有不可磨滅之作，皆嚴汰而酌採之。後來賢俊雲興，姚氏之緒論，流衍於東南，或親得師承，或轉相私淑，雖成就大小不同，然未有不由其門徑義法而能自立者。僕論文素不喜人言宗派，竊以爲立言之道，義各有常而已。愚柔者，仰企焉而莫及。賢知者，務爲浩侈，不能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真，而守之嚴。其所纂述，自有以入乎

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非姚氏之私言，古今天下之公言也。或以宗派之說求之，所見無乃小乎。比年私念類纂一書，如暗室一燈，雖尊信者多，而一二才高馳騁者，猶疑其未盡乎斯道。又或謬立幟志，橫加詆毀。因欲續纂各家之文，使天下之人知體窮萬變，而旨歸一途，於以杜歧趨而遵正軌，祇以耳目奔陋，艱於搜輯，足下適有意代爲旁採，俾得蒼萃無遺。他日書成，當敬述顛末簡首，用志神交，聲應之奇緣，詎非一時快事耶。僕嘗謂覽如蒙代覓見，俾得蒼萃無遺。他日書成，當敬述顛末簡首，用志神交，聲應之奇緣，詎非一時快事耶。僕嘗謂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非一無可取，未容任意抹殺。惜抱類纂爲於舉世波靡之餘，於本朝以古文鳴也，芟棄淨盡，極意從嚴，誠欲使天下知正路而共由之。故方劉而外各家，時有出入者，雖偶有佳篇，擯不得與此惜抱之苦衷。彼謂其鄉人是私，而以古文之傳繫之己者，誠妄論也。今日文章雖不能振起，賴有此書之存，學者尙不迷於所向。惟宗派之說，中於人心，淺見者不免隱持異議。僕爲續纂，既異乎姚氏所處之時，欲寬以收之。庶天下曉然於文果當理，皆出於同一化，其門戶畛域之習，故於姚氏以後各家，務在網羅徧及其以古文著稱，未臻極詣，又無他書傳後者，因人存文，擇錄尤者一二藝，以見其概。如陳碩士諸人不以古文名家，而他書必爲傳人者，雖集高一尺，亦不入選。如李中書諸人區區別擇之私衷，不審高明謂然否。辱愛特纒陳之。

與某君

不明音讀之通轉，不可以讀古書。不究方音之變異，不可以通古韻。雙聲者，方音變異之根源也。自後世不知以雙聲求古韻，而古韻晦。宋代襲唐人合韻之說，於經典韻不可明者，皆叶讀之，而古韻亡。國朝諸儒，競以講明古韻爲事。然如段氏六書音均表，尙不免沿古合均之陋者，何哉。彼知其難通，而不言其所由異也。大箸古今中外音韻通譜，以等韻辨方音，卽方音求古韻，並欲有心人依此譜例廣注方音，期於萃音韻之全，肇古人之要，可謂

志願宏大，用力精勤。其言今世方音，不能強同。卽古今方音，亦必不能盡一。斯論允矣。至謂音韻不以時代遷，則愚尚不敢附和。今略舉一二以明之。說文存字注，從子才聲，足證存字肇造，確是才音。而詩鄭風以存均門雲巾云，則自三百篇已讀如今音。此由雙聲變轉，而失其古本音者一也。鄭風以龍均松充童商，頌以均共麗勇動棘，總在古韻東冬鍾江部，是龍字本音也。楚辭天問以龍均遊，則方音雙聲之變轉，入古尤侯幽部。而今吾楚讀龍字，皆無作廣韻下平聲落侯切一紐者。此又雙聲遞變而失其古方音者一也。楊子方言，舉南楚語爲多，愚尋求鄉音與古什九不合。而所載他處方言，迺有與今楚語合者。尤古今音變之明證。嘗試推求其故，蓋由世亂紛紜，人民遷貿，方言厯雜，漸就革易。齊梁以降，韻學大行，音讀日明，文軌致一。用此二端，遂階岐異。然則謂音韻不以時代遷者，儻亦不盡然歟。聊貢區區，惟高明裁之。

復錢晉甫觀察

賜到大刻書牘，多前次已經拜讀者，重加紬繹，欽佩彌深。台端負高世之才，雖攝篆半載，丰采棱然。凡所設施，既以表襮於天下，外來之毀譽，誠不足爲加損也。命爲弁言，固所欣願。惟值此流俗波頽，是非歧出，明威之詔旨，章灼於公朝。循卓之政書，汗青於私室。揆諸韜隱之義，微覺非宜。伏讀來書，我公所愛重者，一己之名節，所欲得者，不才之表章。如先謙之荒陋，無足比數。此時身伏里閭，分儕氓庶。若遂主張公道，滿理枉屈，近開罪於大吏，遠樹怨於京師。再四思維，未敢遽出。公之通敏，偶爽實爲心折。今時事孔棘，所在需賢，光復非難，前路宏遠。方當抒發偉抱，對揚王廷。不在求伸一時，爭勝簡翰。揆張鴻烈，請俟異日。區區寸忱，亮蒙鑒宥，不加譴責，良爲厚幸。前拜文端公全集之意，頃賜新刻藥方書，隆施稠疊，且感且謝。天時晴霽，擬赴鄉祭掃數日，遄歸再謁，敝一切不宣。

復日本宗方北平

北平先生左右，奉手書，知從者辱臨敝邑，采訪風士，通合氣類。聞諸道路，以先謙爲可與言，欲進而教之。盛飾崇裒，讀之凍汗。如先謙之鄙陋，豈能有當尊指之萬一，不虞從者之過聽也。賜讀大箸，東方時局論序，東亞同文會章程，意在融畛域，聯輔車，申同文之情，奠將來之局，非深識遠見，履安思危之君子，其奚及此。竊以爲西方諸國，環境偏處，狼顧鷹視，蓄謀至深。今日在東言東，非如尊論誠恐別無良策。貴國與中國自甲午朝鮮之事，致起兵戎，和好之後，氣誼猶昔。聯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爲言，似與貴國人情尚不相遠。但邦交之固，權在朝廷草莽之臣，不便身預其事。此則先謙心知其意，而不敢贊一詞者也。貴國歷代以來，權歸方鎮，自經西人構釁，強藩退位，勢定一尊。封建之區，俄爲郡縣。殆運會之所開，不盡由於人事。改制之後，殫精工藝，併心一力，遂分西國利權之重，而開東方風氣之先。積富成強，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倣效者。先謙雖身處田野，不能一日忘矣。先謙自督學江南，身嬰末疾，乞休旋里，已十四年。忽忽六旬，精力衰耗，近因病苦，閉戶却軌，雖親知不相過從。生平耽嗜文藝，一息未死，猶思有所述作，以詔方來。曾爲貴國源流考一書，根據中國史志，參稽貴邦圖籍，頗有斐然之觀。惟明治以來，蒐討不悉，遲未付梓。閣下東邦巨擘，博極羣書，尙乞將來有以惠我。高軒之過，萬不敢當。疾疢在身，尤恐以失儀獲咎，願託神交，附於海外文字契好之末，何如。

附來書

王益吾大宗師閣下，僕日本之處士，少小讀聖賢之書，竊慕貴國名教之隆，人物之盛，負笈泛海，轉遊於吳楚燕趙之間，十五年於茲矣。曾在江南之日，側聞有王益吾先生者，學德經濟，爲一代之泰斗，私心仰慕，常恨無緣識荆。月初遂決計買舟於漢口，經巴陵、浮洞庭、順風一路，安抵省垣，卽擬登龍門、拜芝眉，以抒十年之積懷。竊恐唐突晉謁，或失禮於長者，故此謹修短牘，預爲先容，以待高命之至。鄙人發漢口之日，慮異裝或受人之

指目有礙於先生；特改服裝而來。同行者有緒方南溟岡幸西門二友。僕現在漢口總辦東亞同文會事務，依漢報倡言宗旨，力圖中東兩國聯絡。月前隨會長近衛公爵，南京拜劉峴帥，鄂省謁張香帥，以伸同文會之旨。二公許爲美舉。顧閣下三湘重望，省之內外事無大小一呼可集。鄙人此行實有爲東方時局所求於閣下也。試觀於方今之時勢，俄法英德環而居，鷹瞵而鸞視，要挾多端，禍心不測。是誠亞洲全局之危機，而興廢之所分，千係決非少小也。當是之時，能支持此危局，轉禍爲福者，卽中東兩國志士仁人之責也。若高麗、越南、暹羅，不足言也。是故我兩國須及早釋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制大勢之機先，奠將來之局也。唇齒輔車之情，同文同種之誼，至此始可謂得其全矣。我同文會之興，職此之由。茲敬贈同文會章程三本，並往日所作東方時局論序一篇，以請教正。書不盡意，草草不宣。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宗方北平頓首。

復周榕湖

承賜顧，失迎甚歉。世兄文件，一一披覽。世兄天資穎異，君所以誨誘者，亦復曲盡無遺。目今成就，已具斐然之觀，將來何可限量。但僕以爲教法，却須斟酌。如湘報之屬，此時諒已不閱。各國旗式繪之無益，若資爲海軍侯望之用，則爲計亦早矣。中西年表，列繪爲圖，用意是而立法未善。大凡童幼讀書，宜專壹不宜涉獵，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又其性靈雖啓，體質未充，尤應節宜愛護。羣經之外，史漢文選，不能不讀。通鑑先熟御批，前史已得梗概。卽令貫通國朝掌故，如聖武記、東華錄諸書，列爲日課。務令周悉本朝貽謀之善，仁澤之深，爲前古所未有，以鼓勵其忠君愛國之心。然後與之講求時務，推廣作用，庶可望爲通知今古。本末兼賅之士，若根抵不固，卽令泛覽雜家言，處此艱危之時局，羣吠紛紜，未有不爲橫議所搖撼者。就令熟諳英語，口曉方言，入仕途，祇供浮沈沽釣之資。伍凡俗，亦備繙繹通事之用。不過混世界，賺銀錢而已。吾見亦多，曷足貴乎。辱承下問，略貢芻蕘，不審有當。

復楊世兄彥深

前由周桂午同年處遞到賜函。敬悉尊大人棲神道山，流名來葉。墓道之文，有待撰述。過辱誣謗，書幣遙頒，承命之餘，良以愧悚。尊大人抱道飭躬，舍暮匡國，生平行誼，無愧名臣。未竟厥施，有識咨歎。先謙曩在京師，過從甚密。江南判襖，備荷殷勤。追念神交，能無悽愴。惟是學殖荒落，筆墨久蕪，挾張鴻美，非所宜稱。勉答盛意，成神道碑銘一篇，仍寄周同年轉呈。其中應補敘者，便乞代爲增入。仍望從速垂示，以便錄登拙集。是爲至幸。銘詞中推本伯僑，用班書子雲傳語。楊雄從手從木，宋本卽有兩作。蓋班書從手從木之字，率多通作。揚楊通用，諸傳多有。前賢旣加辨正，先謙續有攷訂，並詳近刻拙撰漢書補註中。潘安仁作楊荊州誄，推本楊侯，卽用漢書。則雄傳之作楊，而非揚，姓益顯矣。慮或用此爲疑，並以奉達。

復某君

奉手書，以前事引爲口過，於先謙特寬責備。盛德和光，感慨何極。先謙竊自幸，不意遂能得之於閣下也。閣下復以古誼自許，而願續有進，規於先謙，此尤平生所叩禱而願聞者。先謙不敏，敢不承教。獨惜閣下未明先謙之心耳。閣下謂先謙犯衆怒，而冒不韙，在防流弊一言，此大惑也。先謙前上此疏，遽遭李宓園之劾，自後浮論繁多，皆一笑置之。謂已蒙諭旨昭雪，直當付之天下公論。後世定評，何庸亟亟辨論。今閣下謂先謙欲遏抑直言，使成不痛不癢，和同欺飾之世界，而深詰其何說。先謙果如此，則爲大清國之罪人。一時之責備，猶小萬世之斧鉞，莫逃。閣下試思先謙疏中情事，果如此否耶。鄙疏所請明旨飭諭者，曰撓越。曰朋比。夫交議之事，部覆未上，撓越瀆

奏，則觀聽易淆。若因仍不革，言官有刺探把持之弊，部臣懷模稜觀望之私，流失非淺。且不待部議而即言者，或慮明旨已降，難於更張耳。今朝廷虛懷納諫，尙無慮此。果部議未當，而得旨允行，抗章補劾，亦不爲晚。何所用其撓越？先謙但論部議未上以前之言，未嘗過部議既上以後之言也。閣下謂撓越有弊乎？無弊乎？禁撓越有害於直言乎？無害於直言乎？且先謙於此，不過曰有失入告之體而已，非有所中傷也。如撓越爲不失體，則鄙疏不值一嘆，何足深論？若鄙疏爲是，則肅政體而靖浮言，持正者宜謂不無小補。而聞者恐不可解，其意爲公乎？爲己乎？乾隆時鄒小山先生以此上聞，明旨俞允。高宗聖主，鄒公正人不聞彼時因此議聖人拒諫，鄒公逢君而於先謙責之不少恕，不亦異乎？至朋比之弊，鄙疏特指張李二君。劾李鍾銘一事，李鍾銘惡劣市僧，途人皆知。張李劾之可也。而李奏云：「見張奏而續參。」此一言之流弊甚大。二君雖與先謙無甚往來，然平日不相爲謀，固所深知。且劾一商人，何值朋比？故鄙疏一則曰心實無他，再則曰不足深論。所重者恐啓後來黨援攻訐之風耳。朝廷交議之件，原許衆論並陳，至參劾則微有別。從無因人劾奏，明旨查辦，相率繼進者。如有中外大員，稔惡衆著，交章疊劾，誰曰不宜？至尋常彈劾之件，前奏甫陳，後疏繼至，此風一開，則凡有人爲一二言官所欲中傷者，彈章迭入，降旨訊辦。即查無實據，部臣亦將以「物議沸騰，究非無因」二語周旋言官，而其人終身毀棄矣。閣下謂此風氣爲美乎？爲不美乎？是流弊乎？非流弊乎？先謙論此二者，皆指諭旨彙入前案者而言。本文明白易了，而李忠園以爲阻塞言路，然則必撓越朋比，而後言路開，不撓越，不朋比，即無進言之路乎？密園所論，按之鄙疏，無絲毫鍼對。而前十數行，乃痛駁一難字。夫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宜太難。明季國事全爲言官所壞，此聖祖仁皇帝諭旨也。然則聖人之言非耶？抑於理猶有所不該者耶？如以今日爲治世，則聖祖之言治世之言也。謂今猶未爲治世也，則不治莫如明季，而言路之難，乃爲害政前車矣。不知聖人當日不宜太難之旨，統治世亂世言之耶？抑別有將治未治之世，可容言路之難者耶？近日士大夫多不讀書，迺至奏牘陳詞，亦皆肆口亂道。設朝廷不察，從而加先

議以莠言亂政之罪。則先謙幾爲勸學死。而掌故不必諳習。祖訓不足據依。豈非後世一大笑柄耶。兩宮簾聽以來。開誠布公。務協羣情。而乎輿論。果有遏塞言路。其人必將嚴懲。以風厲有位。豈反曲庇之。致壞國事。卽果如外間揣測。以爲未必樂聞讜言。亦斷無全不顧惜政體之理。今之時局。豈遽至是非顛倒如此。至閣下謂先謙爲犯衆怒者。其故由李鍾銘一案。諸君先後論奏。賀尙書因此獲咎。議者遂謂鄒疏爲賀吐氣。此大可笑。無論賀與僕從無來往。且張嶽樵劾李鍾銘。黃漱蘭劾賀。覆奏欺罔。寶竹坡劾其不宜復用。副都御史。此自判然三事。若謂先謙所論朋比。指此將此。後但經言官摺中牽連附及之人。卽不准人參劾乎。被議復用之人。未孚衆望。皆禁止續參乎。果有此二者。卽以朋比之罪罪之乎。二者如不在禁例。則先謙所言爲指諸君乎。非指諸君乎。夫所奏相合。謂之朋比。原因其同劾一事。顯有商謀扶同之迹也。鄒疏特引乾隆中陳大珩等劾許容不宜復用。巡撫所奉諭旨爲證。若陳鄒二人之劾許容。各自一事。諭旨亦得謂之商謀扶同乎。朝廷執法。祇能據其顯見事蹟。至隱微之地。誰則見之。國家亦無誅意之條也。議者何不切事理如是。今閣下又詆先謙阿諛權貴。則去之愈遠。去歲豈曾有連章劾權貴者。而待先謙一疏解之耶。不謂精義如閣下。而亦爲此言也。星潭前言閣下謂鄒疏係攝廷授意。今見閣下高論。殆猶是告星潭之意。朝廷重臣。乃與後進商阻塞言路之術。今之權貴。縱不滿人望。何遂可笑至是。且僅能禁止撓越。朋比者耳。不撓越。不朋比。而直劾權貴者。又將何以禦之。閣下略致思。當亦知其不然。且今之權貴。亦侵人甚矣。聖主冲齡。在樞廷者。尙無攬權怙勢。敢作禍福人之事。卽有直詞彈擊者。言不必見聽。功名性命。決無傷損。天下已翕翕然稱爲風節。踴厲矣。夫阿諛之不必爲福。而詆斥之卽可立名。亦何憚而不爲。然試問果有裨國事與否。而此進言之心。尙可問耶。司馬公所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先謙深恥之。是以不出於此。凡論人。但論其正不正。不在權貴不權貴。劾權貴不劾權貴也。自同治以來。能指劾權貴者。獨有一蔡梅庵。然不聞都人士。因此推服梅庵也。若籠統參奏。虛詞排擊。言苟不中。何名爲直。邇來使臣辱命。劾權貴者。頗

多。閣下據其一端，將概以正人目之耶。抑尚有所別擇於其間也。來諭又謂先謙對某公有冒大不韙之言，此語閣下聞之先謙耶。某公何人，大不韙何事，人情險幻，何所不至。無根之詞，豈足稱述。閣下胡專恃流言爲傳信也。至先謙後來語疏，直抒胸臆，不必果當事情，規模宏遠，奚足當之。而謂爲「勇於自克」，先謙亦不任受。先謙有何言過，而當自克耶。如謂自知前奏失辭，多上數摺，以圖掩蓋，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先謙雖無識，尚不至此。閣下其察之。嘗謂進言之道，必求其當理而可行。理者古今不易，然亦有似是而非之理。在明辨而精擇之。其協於理而有不行，則時勢爲之也。平心以察其當然，而後可以博通天下之務。逞才尙氣，舉無所用之方，今通弊在虛詞多而實際少。先謙於經世之學，罕所諳練，豈肯自蹈「放言高論」之習。平生願爲讀書人，不敢貌襲名士。願爲正人，不敢貌襲道學。願爲建言之人，不敢貌襲直諫。誠慮標榜之習，錮於中，虛僞之氣，張於外。久假不歸，所守必喪。學問經濟，將無一而可。願爲者日勉於寸念，不敢者先矢之終身。獨立孤行，不求聞譽，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先謙方名點朝班，未敢致書論故。既承詰責，不能不明其所以然。鄙見如有未達，惟閣下更辱教之。

與曾襲侯

劄剛通侯仁兄世大人閣下。接奉三月二十一日巴黎惠書，辱承眷注殷勤，感難言罄。敬稔星輶往復，載歷殊方。秉節宣勤，爲古來所罕觀。而起居佳勝，圖史清娛，口不言勞，心如無事，學養之優，福德之隆，豈惟鄙人天下皆企頌之矣。俄人就範，雖曰由天，人謀之臧，端歸使職。聖心嘉悅，超擢崇階，實爲大受之基。匪僅前勞之答，私衷慶忭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來書合計中外出入之數，綸論古今馭遠之經，宏識深心，洞若觀火，莫名欽服。自道光庚子以來，因外患漸張，捐小忿以成大信，實出先皇遠慮，非由朝議糾紛。實錄炳麟，可考案也。其時羣臣競請復用林鄧，僧忠親王亦以爲言，而聖意不同。大丁！見先皇彼時，非有惡於林鄧，祇以用之而勝，後患逾深，適值天災流

行國用支絀，遂決爲委曲求全之計，以折兵鋒，而全民命。蚩蚩者至今戴高厚而不知也。咸豐之初，罪狀穆相，昭雪達姚，新命立言，不得不爾。或因此而議及前事，疑操柄悉出廷臣，何異癡人說夢。廣東力請入城，事非甚要，堅持不許，葉相蒙殃。庚申以前議約，亦止數條，盈庭道謀，乘輿播越。運會所遭，時局遂更。陵遲及今，祇當思善後之圖，決無有改弦之理。侯官一代偉人，不敢輕議。然其辦理鴉片一事，遽請禁斷貿易，良爲失當。蓋洋人養命之需，全資中土。一旦絕其生理，豈肯束手待斃。合謀鋌走，勢所必然。且自人視之，以爲外夷。自天視之，猶是赤子。屏之使無以爲生，天不許也。聖教配天，必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理又聖人自言之矣。而商不通，卽教不通，將終古淪於異類，天亦不許也。上年俄事，或堅持商務，今歲球案，又請斷貿易。豈非昧於事勢，一隅之見耶。但通商雖係定局，而立國須有遠模。咸豐以前，失於辦理之無方。同治以後，病在籌策之不定。愚以爲練水軍防海，則外人不敢輕藐，可以立振國威。集商貨出洋，則外人樂其流通，并可以暗減交涉。控馭之要，或在於此。是以去冬有請飭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立公司之疏，諭旨以爲頗有遠見，幸卽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興公司，設倫敦總管，其始事一歸妥實，務矯招商局員之習，不涉官中一字，不領官中一文，當可持久無弊。惟水軍造端宏大，廷臣雖有請者，以費無所出，至今游移耳。來示謂「宜擇材望較優者，令其游歷各邦，擴充聞見」，誠造就人才急務。如弟凡陋，亦復仰荷垂詢，辱愛既深，彌用悚愧。慈闈今年七十有四，迎養在京，雖精神甚佳，亦時有患苦。家無次子，義難遠出。且弟學問未充，閱歷尙淺，洋務諸書，雖偶瀏覽及之，而交涉機宜，斯未能信。吾兩人交誼，非他可比，不敢不直陳衷曲，且懼以覆餗貽當世譏耳。弟近輯成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六卷，始姚惜抱迄吳南屏，先師遺集，爲當代第一大家。巨製鴻篇，何敢言選。然私心慨慕，不能自己，輒用鈔錄，以光斯刻。比於全集，殆得其半。又郵函擊甫商榷至再，始定寫本。弟念古來韓歐李杜諸公所作，如瓊林玉樹，美不勝收。而各家時有選本，與全集并行無害。則弟今日之書，或不重爲疵累，然自顧冒昧甚矣。謹將目錄寫呈，惟垂鑒而曲恕之。書札一類，已託人在湖北取惠。

賜全集來都，再行補入。嘉慶續錄，本擬寄呈。口存都中，謹卽如命。栗誠兄一病連歲，竟至不起，有文理骨，實令人傷。其後事有唐斐泉蕭杞山黃觀虞三親家爲之料理，諸臻妥善。四月盡室扶柩南旋。大令姪居然成立，文筆甚佳。遺緒克昌，亦稍紓閣下鵠原之痛也。

與翁叔平前輩

前日手教具悉。台端以太學儲款，發商生息爲疑。仰見慎重深心，曷勝敬服。但侍思之再四，太學儲款，析言之有庫帑捐項之分。如監中以庫帑發商，自屬滯礙。至外來捐款，較有區別。他處侍不深知，若廣東之學海堂、應元書院、菊坡精舍、湖南之校經堂、思賢講舍、四川之錦江書院，皆係捐款生息，充學中膏火經費。此與太學雖分京外，其爲培才興學，未嘗不同。從前兵丁紅白恩賞，直省鹽關款項，雖庫帑亦准發商。乾隆中御史陳高翔以粵省鄂彌達奏請發商生息爲言，利高宗諭云：「義利本非兩截，用以利物，則公而溥，是利卽義也。用以自利，則貪而隘，是利卽害也。」聖訓煌煌，極爲明晰。此事以公濟公，諒不至貽牟利之誚。見在儲款伊始，歲獲尙微。若以十年二十年累積計之，所繫甚鉅。且侍於此事尙有「中心藏之」而未敢遽言者。自咸豐初，經費減成以來，定爲每月外班支銀五錢，內班支銀一兩。同治後經費復舊，因內班無力住學，先後奏請另設住學肄業生六十名，每月每人加增津貼四金，辦理實爲美善。而不佳學之內班，月支一兩，至今如故。與外班不住學者，實同而名不同，得項又復不同。按之從前規制，見辦事理，頗不相合。然國帑支絀，將欲令內班悉數住學，人增津貼四金，勢固有所不給也。侍每思沈文定公既倡此美舉於前，我輩守而弗失，將來再得急公好義者，陸續捐措二三萬金，發商生息，以資津貼，便可推廣住學額缺，以符當年內班百五十人定數，使無名實參錯、規制簡陋之病。又外任官及每屆試學，差凡曾任本衙門堂司官者，亦可做現在翰詹衙門之例，酌量捐貲，歸併一處。俾日漸月旺，儲爲不竭之藏。但總